

# 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 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

呼林贵 刘合心 徐 涛

1998年3月,陕西蒲城县东阳乡洞耳村有一座古墓被发现,在当地文管部门和群众的保护下,才未造成损失。从暴露的洞口进入墓内观察,发现此墓为元代至元6年(公元1269年)的壁画墓。壁画保存状况良好,大部分画面色彩依然艳丽无损,清楚可辨。四月初,这座壁画墓的主要壁画照片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举行的《渭南文物精华展》中展出,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参观,深受观众的称赞。

## 一

据蒲城县文物部门同志的介绍及有关报纸报导,可知这座墓葬为砖砌的八角形穹窿顶式墓室,墓室面积约6平方米。

墓室内壁在绘制壁画以前,先涂施一层白灰泥,然后作画。

墓葬南北向,甬道两侧绘有车马,因未发掘清理,甬道壁画内容暂不清楚。墓室内的壁画内容可分为三个场景,我们暂定为“出行图”(封二、1)、“对坐图”(封底)、“宴归图”(封二、2)。从墓室的左侧起为“出行图”,右边树下拴有两匹马,一红一

白。墓主人身穿红长袍,应是征战或是狩猎出行,身后站一穿兰袍身强力壮的卫士,两位仆人端盘持酒跪侍主人。一只黄狗与一只黑白花狗活蹦乱跳,似乎也在欢送主人的出行;墓室正中北壁壁画为“对坐图”:墓主人夫妇身着蒙古族服装,男主人身穿兰色右衽蒙古袍,腰束红色绸缎带,脚穿红色蒙古靴。女主人身穿红色右衽蒙古袍,头饰贵族妇女常戴的“姑姑冠”。两人均坐在交椅上,身后置一木框座屏。座屏上部绘有横披式的山水图,云山雾海清晰可见。主人左右两侧有男女侍从,男侍手持杖,女侍手捧梳装用的红色三连盒,(封二、3;封三、1)。这幅主人夫妇对坐图的两侧均置有木制条桌,桌上放置盛着花朵的花瓶及玉壶春、匜、盘、高足杯等当时生活起居所用之物。墓主人身后的屏风顶上方悬挂方形牌上墨书墓主人官爵名讳及埋葬年月等。墓室右侧为“宴归图”:画面描绘了男墓主人远道归来,由一名男子参扶,后面有一名男子一手捧杯,一手持着玉壶春瓶。主人前面有三人乐队,一人手弹“火不思”四弦琴伴奏,一名男子拍手击掌打着节拍,另一名男子则手舞足蹈,独舞相迎。两匹白马拴在树下。这三幅壁

画，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把它们连接起来观看，则是一幅活生生的再现蒙古贵族生活的生活行乐图。

穹窿顶部有布幔围帐类的装饰，再其上有一周绘着婴戏莲的二方连续图案。

壁画在绘制技法上采取了先用墨线勾勒，然后填色平涂的方法，色彩丰富，人物情态逼真。

这座壁画墓是陕西境内目前所知的唯一一座较珍贵的元代壁画墓，保存状况比较好。这座壁画墓的年代上距金亡35年，下距南宋的灭亡还有10年，壁画中的文物是这个历史转变期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屏风与屏风上的山水画、桌子家俱、玉壶春、高足杯等文物图形以及人们的着装特点等等，都对文物鉴定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 二

下面就壁画中涉及的元代文物及其对文物鉴定问题，谈几点认识：

1. 壁画中有比较多的陈设器和饮器，形象逼真，色彩纹样俱全，使我们可以对元代陶瓷器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盖罐：桔红色，圆纽盖，直颈广肩，斜收腹。此造形比明清时代的同类器显得厚重、稳健。盖的出檐也比明清时大一些，肩部线条弧度大，造型却接近于元代的青花罐形态。过去对元代盖罐的了解因资料所限是不很充分的。这次我们可以从图画中对盖罐的早期形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玉壶春瓶：白色，侈口、细颈、圆鼓腹，腹部最大径适中，有略外撇的小圈足，造型优雅，曲线柔和。玉壶春瓶在宋、金时期已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瓷器。在北方地区，无论是耀州窑还是定窑及磁州等窑口都有自己的玉壶春瓶产品流行于世。过去人们对宋代玉壶春瓶的认识比较明确，随着田野考古

学的深入研究及新资料的不断发现，逐渐区分出了金代玉壶春瓶。现在对元代玉壶春瓶的特征也已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幅壁画中所见的玉壶春瓶特征与耀州窑等窑口中发现的元代玉壶春瓶特点相符合，也与传世的元代玉壶春瓶特征相同，它们均侈口细颈，圈足稍外斜。

薰黄釉的花瓶一对：盘口、直颈、肩部稍鼓，腹部细长、斜圈足。瓶身下部用墨线描绘仰莲纹一周。这种色调和纹样特征在耀州窑元代瓷器中有共同点。而这种花瓶的特征又明显的有早期特征。

薰黄釉莲花纹高足杯：这件高足杯相同的造型在耀州窑元代瓷器中发现过。它比唐代绘画和实物中所见的高足杯腹深、壁直、柄粗、圈足斜度小。比宋代的同类器又显粗重厚实。

另外壁画中的三连盒过去一般只认为出现于明代，瓷匜是元代典型风格，海棠口瓷托盘，则是南宋风格特征。这些文物特征，有的造型特征继承南宋、金代风格，而有的特征则下启元中后期至明代。这些特征都是我们在文物鉴定中断代的重要参考标尺。

2. 壁画中的家俱条桌、交椅、座屏等，这是元代家俱的典型形象资料。过去唐宋时期的木制家俱保存下来的极少，研究唐宋及金元的家俱，大多数也只能依靠壁画线刻等图案知其形象特征。

由壁画中可以看出，墓主人夫妇是坐在有圈背的交椅上，交椅也称为胡床，它的出现比较早。可是过去所见的交椅实物大多是明代的。对于元代的交椅形态了解并不多。这次壁画中的交椅圈形靠背，卷云式扶手的特征延至明代仍然保留着。长方形四足脚踏，造型简单而稳重，也是了解同类家俱形态演变的最好资料。

条形木桌一对：桌面似髹有漆，桌檐出头，四足上部横木相连属，足上部有如意

云朵式的牙子，桌子的高度近于人腰，这与人们的起居生活的变化习惯相关。宋金时期的桌子形象和实物过去在河南、山西、河北的砖雕墓葬中有所发现。本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在陕西延安文管会还曾见到过一件明代的木桌，保存仍然比较好，两两相比之下，元代的桌子要大一些。另外造型朴实、简洁也是这时期的时代风格。

屏风可分很多种类，这种比较大的座屏的出现，至少应在汉代，这可由汉代的画像石中窥见一斑。唐宋时期木制的屏风在壁画中均可见其形象，但那大多都是四、六、九屏形象，而座屏的形象却并不常见。况且那些屏风上的绘画或人物、或花草大多是通画，布满整个屏面的。而这件元代的屏风下部为素面，仅上部有一幅横披式的水墨山水画。这幅墨笔山水，采用了全景式的表现方法，系北宋以来流行的北方山水风格，画面中以秋冬景为主题，树枝有明显的“蟹爪痕”，是金代山水画的延续，这与当时南宋流行马远、夏圭的画风有明显的区别，这种画风一直流行到元代中后期。由屏风边框线条的转折走向，我们可以看到是木框结构，其中镶板面，平面富有立体效果。这种木作技术延至明清仍然使用。这幅座屏的造型为我们鉴别家俱的时代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3. 壁画中人物的发式和服饰时代特征比较明确，这一点不需多言。然而人物的站立姿势大多都两腿叉开，站立稳固，而这一点与元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陶俑的姿势相同，这里面包含了明确的时代共性，反映了草原民族宽广的胸怀和个性。

人物所着服饰的描绘不同于唐代的单薄如蝉翼。也不同于宋代的大衣长裙。给人的

感觉是比较厚重，这也同于元代墓葬出土陶俑的服饰刻划特征。

壁画中人物面部都比较扁平，没有棱角感，这恰好符合蒙古人种的生理特征。这一点也是探索时代和地域特征的最好参照图样。

4. 婴戏莲纹样是宋金时期瓷器纹样当中比较常见的形式，过去有人已作过比较充分的研究。这次壁画中的婴孩，脸部处理方面似乎分不出孩童与成年男子来，但那大脑门和胖胖的四肢的确是我们做金、元文物断代研究的形象资料（封三、2、3）。

除上述各点外，如果仔细观察壁画中的书法绘画，矫健的马匹，活蹦乱跳的小狗，气势宏大的淡墨山水画，久经风霜的树木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领略元代绘画风格的形象资料。如座屏上的山水画，明显的是北宋、金代山水的特征，元代仍然延续其风格。

总之，这座元代壁画墓的发现，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很重要的资料价值。对我们鉴定区分金元时代各种文物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壁画中器物的色泽有所本的话，那么盖罐的红色，会不会是釉里红呢？如果是，过去人们认为明初才出现的釉里红，就应出现在元初了，当然也不排除是红釉器或钧红器，这仍需考察。类似的重要线索还很多，如在壁画中右边的桌子上，除了红色盖罐外，还有一件白色的盒子，而这件盒子上有青绿色的点饰，这会不会是初期的元青花瓷器的形象，这也有可能。据资料考证，1978年杭州一座元代墓中出土了至元13年（1276年）的三件瓷器，其中有青花瓷。这两者之间相隔仅7年时间，似乎也有可能，如此，这就是很重要的线索。